

# 泰中學刊

詩琳通



泰中學會出版

出 版： 泰中學會  
編 委 會： 馮風鉅 侯志勇 林光輝  
江文光 何紀文 饒公橋  
修 朝 洪 林  
責任編輯： 洪 林  
發 行： 泰中學會  
出 售 處： 南美有限公司  
售 價： 一百五十銖  
出版日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東方藥業有限公司

東方藥業有限公司是由中國藥材公司與泰國向日葵（中國）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資組建的專業性藥業公司。

公司主要經營：中藥材、中藥飲片、中成藥及保健品的進出口、批發、零售和代理業務；協助辦理中成藥、保健品在泰國的注冊；開辦古醫診所，聘請中醫專家進行保健診療；承辦醫藥展覽、專業考察；中醫藥專業培訓等。

公司近期將向市場推出經中國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認證，由中國藥材公司推薦的以下優質中成藥產品：具有明顯延緩衰老和抗疲勞作用的保健品“清宮長春丹”；對中、老年常見病——頸椎病有顯著療效的藥品“頸復康”；對治療和預防痔瘡有特效的藥物“榮昌肛泰”。

其它將陸續推出的中成藥產品還有：摩羅丹（慢性萎縮性胃炎）、肝復樂片（肝炎）、健民咽喉片（咽喉炎）、復方蘆薈膠囊（習慣性便秘）、麝香祛痛噴霧劑（急慢性扭傷、關節痛、風濕痛）、靈芝膠囊、舒樂康膠囊、抗病毒沖劑（呼吸道感染）、感冒止咳沖劑、痢必靈片、皇后葆春栓、三黃片（咽疼齒痛、腸炎痢疾）、古漢養生精（補腎、補腦安神、延緩衰老）。

**歡迎各界人士前來洽談業務！**

公司地址：28th, Flr., Suntowers Bldg-B, 123 Vibhavadi  
-Rangsit Road Jatuj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電話：(662) 2738222 2738333  
傳真：(662) 2738282 2738484

贊助本刊出版經費者

正大集團

盤谷銀行

馬君楚先生

胡惠南先生

周獵夫先生

謹此致以崇高敬禮！

## 目 錄

|                                           |     |
|-------------------------------------------|-----|
| 上水考（黎道綱）.....                             | 1   |
| 泰族：其歷史與文化（謝遠章）.....                       | 15  |
| ✓大城王朝中期的泰中經濟貿易關係（張仲木）.....                | 34  |
| 正大的經營哲學及其他（黎光遠整理）.....                    | 37  |
| 二哥豐鄭智勇史實補正（林摩尼）.....                      | 48  |
| ✓泰國的華人（林光輝）.....                          | 61  |
| ✓泰國華僑、華人的歷史、現狀、發展趨勢和潮汕<br>的經濟建設（沈 順）..... | 68  |
| ✓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概況（洪 林）.....                    | 76  |
| 泰族起源探析（陳健民）.....                          | 85  |
| 查岡勞不是甘烹碧辨（黎道綱）.....                       | 93  |
| ✓雲南西雙版納地區流傳的傣文文獻《芒萊法典》（張公謹）.....          | 99  |
| 泰國短篇創作的沿革（修 朝）.....                       | 103 |
| 大眾公園一是樂團（老 唐）.....                        | 109 |
| 南美有限公司—泰華文化先鋒（張仲木）.....                   | 111 |
| ✓振興華教 弘揚儒學（陳健民）.....                      | 112 |
| 泰國詩聖順通蒲（修 朝）.....                         | 114 |

# 上水考

黎道綱

## 一、馬歡的《瀛涯勝覽》

研究泰國古代史時，可以在中國古籍中看到上水這個泰境的古地名。

元代《大德南海志》載：「暹國管，上水速孤底。」

明代馬歡的《瀛涯勝覽》載：「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

歷來的研究者對上水之所在，有著不同的看法。陳棠花以為，上水是今彭世洛，李拂一以為是清邁的訛賽縣（華人稱上水）；段立生和泰國的威乃·朋希邊以為，是今素可泰府室塞察那萊城。

上述的研究家，都以馬歡的記載為依據，而馬歡的《瀛涯勝覽》，是隨從鄭和下西洋所作的記載。

明代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來暹羅三次，分別是第三、四和第七次。馬歡於永樂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二年）隨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來到暹羅，是次奉使人員達二萬七千餘人，當時，是大城王朝因陀拉差王在位。後來，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馬歡也隨行。回國後，寫了《瀛涯勝覽》一書，記載了下西洋的事。

《瀛涯勝覽》「暹羅國」條載：「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此處有番人五六百家，諸色番貨并有賣者。紅馬廝肯的石，此處多有賣者，此石在紅雅姑肩下，明淨如石榴子一般。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

那麼，上水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 二、在彭世洛說

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本》對上水未作校注。

陳棠花卻作了如下注稱：「國之西北，即指距大城之西北。上水，伯希和謂，當非溯水而上，而系市鎮之譯名。但伯希和對暹國古市鎮不甚明瞭，不能證明其地。筆者為先查考其名，然後以通雲南道証之。」

「北部的清邁，為通雲南後門之一地，其地產雅片，筆者嘗見販雅片者，記雅片來源曰上水，以代清邁，此殆溯流而上之意。另一大城西部可通雲南後門地，如干乍那武里，其地即產紅馬廝肯石處。此地可由三佛塔孔道至緬境，由此沿薩爾溫河而入撣部出雲南。此地有夜功河之二支流，一名槐艾，一名槐萊，即大支流與小支流之意。槐義為水，但音則非「上」，且地在大城之西，當說不過去。雖紅馬廝肯的石在干差那武里出產，但可攜售於他地。另一地為彭世洛，其地近素可泰。彭世洛因位於昭披耶河邊北部支流，即難河與戎河之間，故古代稱彭世洛為上槐，上義為二，槐義為水，即二水匯流地也。」

「由彭世洛至素可泰，再至拉垣（來興），通暹北夜速，入緬境，沿薩爾溫河至于撣部，入雲南。

「若以清邁入雲南最近，但其地多山，且此地為暹北部，非西北。干差那武里雖為紅馬廝肯的石出產地，亦暹西，非西北。彭世洛則在暹北而稍西，其地古代名二水地也。暹名二音上，故第一字可譯音，第二個字可譯義，而得為上水。

」

陳棠花主張上水為彭世洛。

他還寫了一本歷史小說《鄭和（三保公）通使暹羅》，描述了這個主張。

「當鄭三保與大城都華僑各社團的接觸比較鬆弛了時，戰艦的一些大員，馬歡和幾位高級職員便相約轉乘小船，溯湄南河北上，到當日稱烏拍挽（邦）的小市場去，這拍挽便是今日的北欖坡，是泰北四大河，戎河、賓河、旺河和難河的匯流處觀光，繼又再溯戎河而北，到頌桂即馬歡著的《瀛涯勝覽》稱做上水的大市場觀光，這地方即今稱彭世洛……。」

### 三、在清邁訕賽說

李拂一近年發表了「瀛涯勝覽中之上水地位攷」，轉載于公元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曼谷新中原報黃金地版第一三一期。他反對陳棠花的「上水」為二水地的說法。他說：「但暹語二，音近雙，而不近上，未免牽強。同時，彭世洛遠居清邁之南微東四百三十七公里，距離雲南後門甚遠」。他不同意彭世洛，因為彭世洛離雲南太遠。

李拂一主張上水是清邁府東北九公里的訕賽縣，因為訕賽縣華語有稱上水者。由于清邁（訕賽）距大城七百二十三公里，華里約一千二百里，和馬歡的二百餘里的記載相去極遠，他於是懷疑馬歡書「二」字上面脫落了一個「千」字。

### 四、在室塞察那萊說

段立生以為，上水是素可泰府室塞察那萊古城，見所著《泰國史散論》。

泰國歷史審查委員會出版的《考古文獻和歷史文告》（佛曆二五三二年本）第一章第一節之三，威乃·明希邊也提到了上水，他引用《大德南海志》「暹國管上水速孤底」，認為「上水速孤底」即（素可泰）第一號碑中提到的「室塞察那萊素可泰」。

他又引用馬歡《瀛涯勝覽》的原文：「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他把「國之西北」解釋為距離大城王國邊境西北面，其理由是「可通雲南後門」，其涵義隱指其地應較北，且有蘭那文件說明，在這個歷史時期（因陀拉差王時期），北欖坡或拍邦已落入大城王朝之手，那麼「國之西北」，應指離北欖坡西北，「去二百餘里」（約一百二十公里），則正好在室利塞察那萊一帶。

筆者的意見是，馬歡的記載「國之西北」，明明白白指的是大城都的西北，而不是大城王國疆界的西北。那個歷史時期的東南亞各國，疆域的觀念並不強烈，國都和邊城的關係並不是中央集權制度，具體國境線在何處也不清楚，故「國之西北」不可能從邊界算起。

再者，馬歡的記載下文還說到，「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

中國寶船一定停在大城一帶，不可能遠上北欖坡。從大城用小船去做買賣，離開二百餘里已夠遠了，遠上素可泰室塞察那萊實在沒有可能。

「可通雲南後門」叫許多學者感到為難。他們總以為，可通雲南後門，則應該離開雲南不遠。但馬歡的記載明明說了「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又說：「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那麼，離開大城二百餘里的上水，怎麼可能離雲南不遠呢？

我以為，鄭和下西洋，南行到暹羅，在大城西北二百餘里處的上水竟然發現這裡有雲南貨，詢問之下，知道上游某處，有雲南馬幫來，由此可通雲南。馬歡感到詫異，坐船越大海來到瀛涯異邦的上水，居然聽說有路可通雲南，因而記下了「（上水）可通雲南後門」，沒有上水鄰接雲南，或離雲南不遠的意思。

## 五、上水去大城百餘公里

現在，讓筆者緊扣馬歡《瀛涯勝覽》原文談點看法。

馬歡隨鄭和通使暹羅時，其國都在今日大城。

「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因此，上水應該在沿湄南河道，是個貨物集散地，才有「諸色番貨并有賣者」，此其一。

上水此地，「可通雲南後門」，我的理解是，上水有交通線可通泰北、雲南。這裡有雲南貨賣。從這裡可把貨物販往雲南，但是，「可通雲南後門」並不意味上水緊接雲南，或靠近雲南，此其二。

上水在沿湄南河道，離開大城約二百餘里，在西北方向，此其三。

總的說來，上水應在湄南河沿岸，離大城二百餘里（百餘公里）的地方。這是緊扣原文所得出的上水的大致所在。

## 六、上水不在清邁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上水是清邁的說法。

「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鄭和到了暹羅，寶船停在大城，用小船去上水做生意。若上水在二百餘里內，可以理解。但是，若按李拂一氏的說法，上水是清邁的話，那麼，鄭和的寶船帶了二萬七千人的大隊人馬，停泊在大城，等待著去上水（清邁）做生意的小船回來。按照李氏的計算，清邁離大城七百二十公里，那麼，小船要走多少天呀？來回一趟，時間極是冗長，大隊人馬在大城等待，其費用繁重，是何等焦急啊！

同時，用小船去做買賣，顯然要走水道。那麼，應該怎麼走法呢？

清邁在湄南河上游的賓河流域，賓河發源於清邁府清佬縣，此河上游礁石甚多，舟楫往來困難。經過清邁、南奔、達、甘烹碧等府，在北欖坡與難河匯合，成為湄南河。

因此，鄭和的小船若要去清邁，則須溯游湄南河到北欖坡，再沿賓河而上。賓河在這裡水位淺而河面闊，俗稱小桂河。桂水也（陳棠花譯作槐），華僑呼為港仔。沿賓河到了甘烹碧後，開始進入山區，河道灘隘增加，不宜於航行。到了

這裡，人們往往棄水道，改陸路，沿河邊而上。

到頭來，要沿水道到清邁去做買賣，還是不可能。李拂一氏的上水是清邁說不吻合馬歡的記述，即使改作千二百里，因為水道不能行，亦同樣是不能成立的。

泰國歷史學會一九九六年第十八卷歷史論文集刊載了一份《北方視察報告》，是公元一八八九年一位職官自曼谷到清邁的行程報告，對於本文的討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位職官乘坐火船拖著六人划艇，於十二月二日離開曼谷，晚十時抵大城。十二月七日，到猜納城，九日到北欖坡，十六日到甘烹碧城，二十日到孟達城。

據達城城主說，去清邁，水路要二十八、九日，陸路十五日，於是陸行往清邁。

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發，一月二日中午抵南奔，晚十一時到清邁。

這是一八八九年的記載，自曼谷到清邁的行程水陸兼行，費時一個月。那麼，在鄭和第四次下西洋的一四一二年，怎麼有可能用小船到清邁去做買賣呢？

## 七、上水不是室塞察那萊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段立生和威乃·朋希邊的上水是室塞察那萊城的說法。

室塞察那萊城在湄南河上游的戎河流域。戎河發源於難府，南流經過帕府、室塞察那萊城，素可泰等，在北欖坡府春盛縣皆猜區和難河匯合，此河北部旱季河水淤淺，不利航行，南部河床多礁石，水量亦少。

如果上水是室塞察那萊的話，那麼，鄭和的小船要到室塞察那萊去，亦須溯游沿湄南河來到北欖坡，在難河和賓河匯合為湄南河的尖突陸地，中國人呼為港尾的地方。黃病佛先生站在這裡放眼看去，感慨無限，他把感想記在他的著作《綿繡泰國》裡。

他這樣寫道：

「我在島（港）尾之上，暢望兩河流域的風光，竟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所有的渡船，貨船，帆船，汽船大小，乃至各種浮筏，都集中於難河流域和中心，而賓河上卻是空空如也，這或者就是商人所稱的大港和港仔之分罷。」

從港尾沿著難河而上，難河在這裡河面狹而較賓河水位深，俗稱大桂河，華僑稱為大港。沿大港（難河）而上，上行到春盛縣皆猜區。

這裡是難河和戎河的匯合處，然後，沿戎河上行到素可泰、宋加洛，才到室塞察那萊。上面已提到，戎河下游河床多礁石，水量亦少，要去做買賣同樣是不可能的。室塞察那萊城自古以來，處在古代陸船交通線上，但並非貿易中心。

上水為室塞察那萊的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

## 八、難河通雲南後門

湄南河的上游，有賓、戎、難三條河，前面已詳細敘述了賓河只可通甘烹碧，戎河不堪行舟，只有難河從北欖坡溯游而上，船可到披集、彭世洛、程逸，到了程逸府後，難河道開始變化，不宜航行。下游來的貨船到了程逸，必須泊岸，改用陸路。

昔時，程逸府是山區產品和平原產品的交換和集散地。曼隆親王曾寫道：琅勃拉邦、帕、難、乃至西雙版納的商人帶貨物來這裡銷售，然後採購從都城來的貨物。

拉瑪四世時期，公元一八五二年，北伐景棟時，正月白分七日從曼谷出發，二十日到程逸。休整一個月，步行越過考帕楞山到帕府，過難府，入清萊，在昌盛縣壘河口出國境上景棟。

沿難河水道，進入西雙版納這條古道，沿用已久。泰文《北方史》提到，披耶屯儂轄古昌盛國時，其官員曾用這條古道，南下彭世洛。

《信哈納瓦史》提到，清萊王系南下建立阿瑜陀耶一大城，也是沿難河南下，到程逸和納空泰。

至于自孟難北上拍瑤、清萊、入緬境撣邦或西雙版納的古道，是蘭那古國境內的古道，這是著名的主要交通線。

可以說，從大城出發，沿湄南河而上，到北欖坡；在這裡沿難河而上，經披集、彭世洛、程逸、可通雲南後門，上水應該在這條路線上。

馬歡在《瀛涯勝覽》說，上水可通雲南後門，只說明從上水可通雲南，並沒有提及其遠近。大城離開雲南千公里以上。上水離大城只百餘公里，上水離雲南遠矣，是不在話下的，只不過在上水，可以見到雲南來的人或貨物，因此，知道上水可通雲南，如此而已，絲毫沒有上水離雲南不遠的意思。

李拂一氏在文中舉了昔時馬幫從車里大猛籠出國，南行經猛壘、猛勇、猛嶺（注：在今緬甸景棟），進入暹境湄賽、復南行經景海（清萊）、巴天（拍瑤）、猛叻、老關（南邦）、大城而去曼谷。但這個例子並無助於說明鄭和的小船從大城到上水去做買賣這個關鍵。

## 九、北欖坡是否上水

難河流域有可能是上水的地方，只有三處，即程逸、彭世洛、北欖坡。

從離開大城西北二百餘里而言，首先要考慮的地方是北欖坡。如果北欖坡條件不合，失之過遠的話，則彭世洛和程逸就更不符合條件了。討論北欖坡亦可回答陳棠花的上水是彭世洛的說法。

首先看看北欖坡的情況，黃病佛在《錦繡泰國》裡對北欖坡作了如下的描繪。

「北欖坡為泰國主要河流昭披耶河的發源地，昭披耶即吾僑俗稱湄南河。在北欖坡的上流有二，其一名賓河，從清邁，經南奔、南邦、來興（達）、甘烹碧六府至此；其一名難河，從難府，經網帕、程逸、素可泰、彭世洛、披集六府至此。昭披耶河則以本府為起點，南下流經猜納、信武里、華富里、紅統、大城、巴吞他尼、曼谷、吞武里、北欖九府而入泰海灣。綜合昭披耶河上下流域，共有二十二個府治，而本府適為中心的轉承點，故遠在火車汽車還未通行的古時代，北欖坡即為全國交通經濟的中心。」

「泰國各地市場的商業情況，習慣的以每年的雨季為淡季，只有北欖坡與別的不同。雨季來時，上流的洪水泛濫，運輸更加便利，木筏、竹筏、大汽船、小汽船、以至大大小小的舢板，都從各地大小支流，深溪淺澗，千千萬萬的集中於北欖坡的市場上；別地商人都因雨季而使貿易停頓的時期，北欖坡卻是一年最活

躍興旺的商業季。」

「從自然地理的觀點上觀察，北欖坡永遠是為河流統治時期的一個大市場。

」

這是黃病佛先生在一九六〇年觀察的結論。

從大城，沿湄南河而上，經信武里、猜納各地至北欖坡的路程如何，找不到資料，但我們可以根據今日的公路距離作出估計。顯然，河道是彎曲的，河道的距離是較公路距離更長。

根據今日公路距離，從大城至信武里是一二一公里（按李拂一氏的說法，一公里等於一點六華里，則相當於一百九十三點六華里）；大城至猜納是一五六公里（相當於二百四十九點六華里）；大城至北欖坡是一百七十二公里（二百七十五點二華里）。

由於河道是彎曲的，河道的距離顯然要更遠些，因此，大城至信武里和猜納應在二百里以上。若是河道較公路遠百分之十，則大城至信武里為二一三里，至猜納為二七五里，至北欖坡為三〇三里。

北欖坡是「上水說」的困難在於，離大城三百里，而不是二百餘里；其次是北欖坡自素可泰朝以來的名稱是拍邦城。在素可泰朝整個歷史時期，都在素可泰的疆域內。在公元一四〇三年的大城朝因陀拉差時期，北欖坡（拍邦）還在素可泰手中，因此，鄭和的小船去做買賣的上水，決不可能是大城王朝勢力範圍以外的北欖坡。

## 十、《大德南海志》

好在提到上水一地的中國史籍，除了《瀛涯勝覽》之外，還有一本《大德南海志》。

《大德南海志》是陳大震、呂桂孫於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一三〇四年編成。

據說此書原有廿卷，今尚存五卷，卷六至卷十。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安排國家名字的次序是按其重要性進行。例如，有一節開頭為真腊國，下面加了個「管」字，接著第二行開頭稍低，有國家名字，如真里富、登流眉、蒲甘、葺里、羅斛國。

另有一節開頭為「暹國管」，第二行開頭稍低為「上水速孤底」。

另一節為單馬令國管小西洋、日羅亭、達刺希、山松古羅、凌牙蘇家、沙里佛里安、吉蘭丹、晏頭、丁伽蘆、迫嘉、明亨、口蘭丹。

按日本人山本教授的意見，認為《大德南海志》提到的「上水速孤底」中間無間開，故應為一個地方，或說速孤底即上水。

段立生在《泰國史散論》第五頁寫道：「成書於元大德年間的《大德南海志》說，暹國的統治範圍包括上水速孤底。過去的學者把「上水速孤底」理解為一個地方，即素可泰，照我們的看法，「上水」和「速孤底」應是兩個地方……」又說：「上水很可能是指距素可泰城不遠的室塞察那萊城，因為在素可泰時期的泰文碑銘裡，這兩個城市的名字總是聯在一起的。」

為了對「暹國管上水速孤底」有個明白的解釋，首先要討論一下暹國的問題。

## 十一、暹國的所在

室薩·瓦里頗隆在《暹羅國發展史》一書中，對暹國的提法是這樣的。

「佛曆十七世紀以後，這些小邦開始在政治文化上形成聯邦。據文獻和考古証據，至少有兩個聯邦存在。

「第一是暹國，這是湄南河流域西岸各邦的聯合，即坤西施城，素攀城和南部的單馬令和北部不知名的邦的聯合。」

「另一個是羅斛……。」

「柬埔寨浮彫中出現的柬埔寨的盟軍中，有暹軍和羅斛軍隊這麼一個事實，至少可以說明，在泰國中部至少有兩個國家存在，即暹和羅斛。這點和中國文獻提到暹和羅斛向中國進貢的事實相吻合。

「羅斛邦的主要城邑羅斛城，看來是中央集權。而暹國的主要城邑何在，尚不能確定。」「無法確定暹國的主要城邑的所在，反映出暹國可能是一個聯合邦。」《辛干瑪里巴功》和《宗教本源志》稱謂素可泰邦為素可泰暹國，可以肯定說，素可泰是暹。「但這并不指明，素可泰等於整個暹國……，看來，暹國的範圍遠遠大於某一城邑。」「看來，暹應是一群城邑，這群城邑包括洛坤、碧武里、叻武里、素攀、碧室拉差、素可泰、室塞察那萊。」

室薩氏說：「中國史書記載，暹國和羅斛國合併為暹羅斛國。早期的歷史學家解釋說，是阿瑜陀耶和素可泰合併，因為暹指素可泰，但當時的真實根據是，素可泰邦那時尚未為阿瑜陀耶兼併，仍舊是個獨立邦。

「事實上，中國史書中的暹國并不是素可泰，而是指暹國集團內不是素可泰的另一個邦，這個邦是素攀蒲米或素攀武里。」

## 十二、上水在素可泰境外

我對《大德南海志》：「暹國管：上水速孤底」的理解是：

第一，暹國不等於素可泰（速孤底）。素可泰只是組成暹國的一個邦國。

第二，按真腊國管的寫法來看，暹國管上水速孤底，我同意上水和速孤底中間應分開，是兩個地方；上水和速孤底是平行的兩個平等國家，上水是素可泰範圍以外的國家。

在泰文碑銘裡，素可泰和室塞察那萊經常聯在一起，是素可泰（速孤底）王國的核心地帶。上文已經証明，馬歡書中提到的上水不可能是室塞察那萊，因此，上水顯然是在素可泰王國範圍之外。

## 十三、素可泰的疆域

我們來看看，當年素可泰的疆域是怎麼樣的。

素可泰的疆域仔細考究起來，可分作五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見納空·攀那隆的《素可泰史》第二章）

一、坤室腦南通時期，其疆域見素可泰二號碑載如下：東面（字跡不可辨認）；南至坤龍達、坤達、坤丹；西南至孟挫、永力；西至孟拉賁（今南奔）；

西北至昌盛，拍瑤，孟寮；北至.....。

這是公元一二一八——一二三八年以前的事，此時，還沒有提到孟拍邦。棟媚娘猛城可能還存在。

二、坤室因特拉提和坤班曼時期（公元一二三八——一二七七年間），其疆域是：北至孟室塞察那萊和孟童央；南至孟納空沖和孟拍邦（北欖坡）；東至孟雙桂（彭世洛）、剎鑾，西至孟達。

三、拉瑪甘亨時期（公元一二七七至一三一七年），根據素可泰第一號碑，其疆域如下：北至孟鑾拍邦，包括孟帕，孟難，孟普洛，南至馬來半島，包括孟坤提、孟拍邦、孟碧、孟素攀奔、孟碧武里和孟洛坤，東至孟永珍和永坎、包括孟剎鑾雙桂、孟隆巴載，孟沙卡，西至孟鳳沙瓦里以至大海。

四、立泰王時期（公元一三四七年以後），這個時期的疆域是：北至孟帕，南至孟拍邦，包括孟差岡勞、孟北戎、納空拍沖、孟素攀拋、孟攀；東抵南掌國，包括孟剎鑾雙桂、孟辣、孟隆巴載、孟沙卡，西至孟挫。

五、素可泰晚期（公元一三七〇年以後），在立泰王之後，素可泰沒落了。素可泰第四十六號碑提及，公元一四〇〇年（佛曆一九四三年）曇摩羅闍三世時，其疆域南至孟拍邦，北至孟帕。

但素可泰第九十三號碑提到，曇摩羅闍三世時（公元一四〇六——一四一九）的疆域是：北至孟逸他巴他納（似指程逸），南至孟威帕勃，東至孟納空泰，東南至今碧差汶，西至今舊達城。

可見，在整個歷史時期，素可泰都擁有今北欖坡（拍邦）一地。根據《大德南海志》推斷，上水是和素可泰平行的國家，那麼，上水應在素可泰的疆域以外，也就是說，上水應該在北欖坡（孟拍邦）以南的地方。

## 十四、上水是否在耐河流域

按照馬歡的《瀛涯勝覽》，上水應該在湄南河難河這條水道。

前面的引証，已否定了上水在北欖坡，那麼上水只能在湄南河流域，在北欖坡、烏泰他尼府之南，離開大城二百餘里（約一百二十五公里強）的地方。這一帶只有信武里府和猜納府。

在信武里府挽拉占縣，有一個參納束村CHANASUT，仔細聽聽，參納束不就是上水麼？室薩氏曾在文章裡，提到這個名字，說是縣，不是村，並且說，這裡正是耐河窯極度興盛的地方。

有沒有這麼一種可能：早在大城王朝以前，這裡的窯業已經發達，故所以，參納束一名早已盛傳。在鄭和到大城的年代，正是參納束窯業的頂峰時期呢？

要弄清楚這一點，就要對參納束窯業遺址作點研究。

耐河窯是湄南河流域重要的陶瓷業基地，在大城王朝時期，對外帆船貿易占有關鍵的地位。耐河流域窯業的中心地帶，占地二平方公里的範圍，此其一；其次，耐河窯規模大，例如，二號窯長達十四米，廣五點六米，是泰國最大的古窯。在泰海灣和外國古代沉船打撈中，發現大量耐河窯製作的甕罈，說明這裡的產品在對外貿易中占了一定的地位。此外，耐河窯還生產陶質水管，供王宮建築用。

曇隆親王於佛曆二四八三年（公元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寫道：「孟訕河，

大城喚作湄南耐（耐河），仔細看，北往烏泰他尼府（色梗港）伸出，其溯源看來在境內山區。素可泰時期，接近阿瑜陀耶時期，挖「空碧」運河，從耐河接通湄南河，以建立此孟訕城，得名為孟碧。過去，耐河水流經孟信，孟泰針辰，經拍亥村，流入挽賽，但是，後來到處挖港引水，弄得亂糟糟的。」（見曇隆親王和那立剎拉努瓦翁親王通訊集）

耐河窯區在信武里府挽拉莊縣呈甲拉區班鵠莫村，離耐河約二百米。從信武里府治沿挽拉莊——參納束公路，行十六公里可達。在窯區有參納束市集，可通各地，有參納束—訕卡公路，十六公里可達訕卡武里，西南可通素攀。

佛曆二四九二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建造參納束水利灌溉渠，毀去古窯不下三十處；後來，建造學校、寺廟和住宿區，又毀去不少於四五十處。不少建築工程到這裡取碎瓷代替石塊，加上文物竊賊的偷掘，古窯遺址受到極大破壞。

曇隆親王曾寫道：「因陀拉差王在大城為王之前的歷史，中國的史書這樣記載，曾於佛曆一九〇二年（公元一三七七年）到南京朝貢大明王朝，與中國有著密切關係。看來，中國人來大城定居及做生意的多了起來。在信武里府（那時還是孟納空因），耐河邊班斗莫村，尚有許多燒制碗的中國窯的遺址，和素可泰、宋卡洛城一樣。令人不禁會想到，因陀拉差王可能帶來中國工匠，在這裡製作瓷器……」（見曇隆親王佛曆二四六七年在朱拉隆功大學有關暹羅歷史演說集）。

看來，耐河窯是在大城王朝建立以後才發展起來的。因陀拉差王為素攀王子時，曾經到中國去，耐河窯業自此才踏上黃金時代。

這麼一來，在《大德南海志》中出現的暹國管的上水，不可能是信武里府的參納束了。

## 十五、北欖坡境的古城

那麼，就看一看北面的猜納府吧！為了引入所討論的內容，先看一看素可泰國成立以前已存在於北欖坡府的棟媚娘孟古城。

公元一九五六年，在北欖坡府挽樸披猜縣媚娘猛山一個古城遺址，發現一塊石碑。這塊石碑的發現是一件大事，一直為泰國史學家所重視。

媚娘猛碑立於大曆一〇八九年，公元一一六七年，中國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佛曆一七一〇年。

筆者在公元一九九四年泰中學刊發表的《曇摩速王和真里富國—宋史泰境古國考》一文中討論了媚娘猛碑和真里富國王系的關係。

今日想討論一下的是，媚娘猛古城的布局問題。

室薩·瓦里頗隆在《素可泰王國的古城》（泰文本，公元一九八九年泰國法政大學出版）一書第一三四頁寫道：

「首先要討論的是（媚娘猛）城的布局，除了形狀不規則和僅有一重城壕外，城內還分成兩截，中間隔以壕溝，其城的布局和（碧差汶）室貼古城相同，這種城邑布局，在湄南河流域下游的信武里、素攀、佛統、北標和叻武里各府的墮羅鉢底時期古城，很是少見，但卻見於中部北端北欖坡府和猜納府的墮羅鉢底古城，如：本鵠象城，猛本城。在東北部亦有多處墮羅鉢底時期城邑是這種布局。

「因此，如果從這種兩截布局的古城分布看，就可以看到，北欖坡和猜納府的墮羅鉢底城組，東面經巴剎河的室貼城，越過山嶺，和東北部蒙河—棲河的城

邑相連系。」

書中還舉例說明北欖坡、猜納府的古城和東北部區域的文化聯繫。

這段引文，從考古學的觀點，闡明了泰國中部湄南下游的信武里府、素攀府、佛統府、叻武里府屬於同一種文化，這種文化自墮羅鉢底時期流傳下來。我以為，其直接繼承者應該是素攀的真里富國。

墮羅鉢底文化，傳到湄南河上游的猜納府，北欖坡府乃至碧差汶府（室貼城）和泰東北，與當地文化組合，有了地方特色，表現在城邑布局上，是兩截城邑的布局。這組文化的代表，今日見到的是媚娘猛古城。

## 十六、真里富國

在同書第一三六頁，室薩氏也提到了真里富國。

他說，「真里富國自佛曆一七四三年（公元一二〇〇年）起，多次遣使赴華，在此之前，已與中國有著悠久的交往。真里富國的所在爭論頗多，或說在碧武里，或素攀，或叻武里。」

「中國史書記載，自其國放洋，五日出泰海灣，若如是，從碧武里、素攀或叻武里出海，用不上五日，一二日就夠了。因此，想來真里富國的都城應在內部，在湄南河上游，一定是在猜納和北欖坡境內，這裡有一組墮羅鉢底時期的古城，有著與下游古城不同的特徵，這組古城的年代是墮羅鉢底末期，是向華富里（洛武里）時期的過渡時期。……這組城邑的出現是以與湄南河下游的國家組和巴剎河流域及東北部國家組的聯繫中心而出現的。……毫無疑問，其年代應在素可泰國崛起之前。媚娘猛碑注明是佛曆一七一〇年（公元一一六七年），是在素可泰出現前不少於三、四十年。」

室薩氏這段話很有意思，不過，他把猜納、北欖坡的墮羅鉢底古城組當作是真里富國的看法，卻不對了。

我的看法是，真里富國在素攀，故其屬下的信武里、佛統、叻武里的城邑結構，形式相同。以北欖坡的媚娘猛城為代表的、墮羅鉢底時期兩截式城邑結構，反映了另一種國家文化，這個國家應是《大德南海志》於公元一二〇〇年間提到的上水國。

《大德南海志》寫道：暹國管 上水速孤底。上水在前，或意味著上水立國早於速孤底，或意味著上水先到，速孤底更北、更深入，或上水一度較素孤底更強大，更有名氣。

## 十七、古佛來自湄南河

室薩氏在同書第一四一頁討論了素可泰（速孤底）古城內墮羅鉢底形式古佛像的來源。他寫道：

根據素可泰第二號碑（越室春碑），頗坤帕孟王的孫子室沙陀僧在素可泰國大舉振興佛教時，曾從各古國或各勝地運來石質佛像，用牛車載來素可泰，收藏在各佛寺裡。因此，在素可泰境，見到的墮羅鉢底時期的古物，或大或小，數量不少。今日尚可見到的兩尊佛像，一尊是高大的立佛像，是尚存的，最為完好的墮羅鉢底佛像，現藏曼谷國家博物館；另一尊見於越達攀欣寺，現藏於素可泰拉

瑪甘亨博物館，此事見載於素可泰一號碑。

那麼，這兩尊佛像是那裡來的呢？

室薩氏認為，毫無疑問，是來自湄南河流域墮羅鉢底時期的城邑。問題是，這個地區廣袤遼闊。若是來自佛統、庫布或羅斛，路途遙遠，難以辦好。要是來自湄南河流域上游墮羅鉢底時期的城邑，如北欖坡或猜納，就要容易得多。

他舉出了如下幾個重要城邑，如猜納府摩諾隆縣罕南沙空區的塢達拋城，北欖坡府拍育赫奇里縣鵠邁登區的猛本古城，和挽模披猜縣的棟媚娘猛城。

他說，這三處有著許多古代遺址，曾有許多佛像和神像。這些城邑又在交通線上，可通當日墮羅鉢底文化中心佛統。二號碑說，用輪拖來，說明是沿陸路而來。或可推測，是沿賓河而來，在北欖坡，經甘烹碧，沿拍隆道，來到素可泰。

## 十八 上水與塢達拋古城

按照室薩氏的說法，猜納府的塢達拋古城曾是個繁榮古國，這裡的建城文化和湄南河下游不同。

湄南河下游是真里富國的勢力範圍，也就是日後的暹國。

這時，猜納府的塢達拋城獨樹一幟，其城邑布局呈兩截，與北欖坡，室貼古城，乃至東北部墮羅鉢底古城共享同一種文化。這裡正是上水文化區域。

公元一二〇〇年左右，素可泰的崛起，應該是上水屬的棟媚娘猛城向北擴張和泰東北東西貿易相會合的結果。

據考古發掘，在室貼城并未發現素可泰的文物，說明早在素可泰興起之前，室貼城已經湮沒了。

程良和素可泰的崛起，取代了室貼城和棟媚娘猛城的地位。

猜納府塢達拋古城裡，曾發現大量扶南時期和墮羅鉢底錢幣，還有許多法輪和八角柱，與素攀府烏通古城、叻武里府庫布古城、碧差汶府室貼古城及巴真府室摩訶梭古城所見文物類同。

塢達拋城是猜納府多座古城之一，是公元六世紀至十世紀的古城，有城垣壕溝。它位於湄南河上游支流河畔，這條河叫罕南沙空河，曾是湄南河舊河道。

河口對岸棟甲木村，亦有一墮羅鉢底時期古城，這裡有河道可通耐河上訕卡武里縣的碧室拉差（孟碧）古城，此城名見於素可泰一號碑。

## 十九 上水與孟訕卡武里

《信干瑪里巴功》載，公元一三五〇年（佛曆一八九三年），烏通王建都大城時，其勢力伸到孟碧，今猜納府訕卡武里縣碧室拉差港孟訕河口。孟碧是個重要的城邑，其地與素可泰接壤。如今孟碧已廢，改稱孟訕（卡）武里，但那裡仍有一條小河叫碧室拉差河。

公元一三五五年，大城王朝的法律「拐騙法」中，提到孟碧的稱呼是孟碧室拉差蒂拉。「拐騙法」稱：

「……奴隸亡主，稅民亡主，逃往程良、素可泰、童央、挽戎、雙桂、剎鑾、操棟勞、甘烹碧，其境為統一之地。有人拿奴隸稅民來賣，為拍納空室利阿瑜陀耶的奴隸稅民之主所遇，發生爭執說，要贖方向賣方索賠償……王判定說，就是在拍納空室利阿瑜陀耶發生這種販賣（奴隸稅民）事，贖方要向賣方索賠償也

難，更別說奴亡主，民亡主，逃往程良，挽戎，剝鑿，雙桂，操棟勞，甘烹碧，素可泰，天涯海角，離主人遙遠。若爭執在我孟碧武里，孟叻武里，孟素攀武里，沙達克朗帕拉，碧室拉差蒂叻，拍納空婆隆，則不對了。」

在此法中，可見那時甘烹碧在素可泰王國轄下。而碧室拉差蒂叻在大城王朝境內。（拍納空婆隆，即孟婆隆武里，在信武里以南）。

因此在大城王朝建都前後，曾遣要人頒發拍室利拉差蒂叻去轄孟碧。此事在「洛坤大塔史」中提到：王兄（烏通王）命昭室去轄孟碧。

在素可泰第一號碑和大城朝王初期的「拐騙法」中，提到了碧室拉差城，但後來，此古城不再見於史籍。

後來的大城王朝編年史和曼谷王朝編年史只提到訕武里。有一古城遺址在耐河西岸猜納府訕武里縣境，這裡有村庄名叫碧室拉差村。於是有人說，訕武里古城即早期的碧室拉差古城。

室薩氏認為，從古城之地理位置和遺留的古蹟看，這裡曾是個大型城邑，位於東經一〇〇度十分，北緯十五度三分，有兩條河流從這裡經過。一條是耐河，耐河在猜納府班拍塔村處從湄南河分流出來，到了孟訕武里城，轉向東南流去；另一條舊河道由東北向來，與耐河相交於孟訕武里，往西南流去，此河如今已淤塞了，變成小河。而訕武里東北的河道，叫做空華儂河，在西南的一段，河道已淤塞至幾乎不見，但再下去一段，稱為孔快（牛港）。

從室中攝影圖看，這個古城頗大，分為多層次。城的東面和北面為耐河，而舊河道從城中穿過，向西南流去。此古城分置於舊河道兩岸。

室薩氏對此古城作過實地調查。他認為，此城的年代早於大城都，和素攀城、羅斛城、素可泰城和阿約他耶城是同一時期的城邑。

他說：「孟碧室拉差或訕武里的地理位置是處在三個大邦之間，這三個大邦是：北面的素可泰邦，東面、東南面的羅斛邦，和西面、南面的素攀邦。」

公元一四〇三年，大城王朝因陀拉差王封長子召愛於素攀，次子召義於孟碧，三子召參於猜納，從素可泰手裡搶來的猜納。按照巴碩·納那空氏的意見，這個猜納指今日的彭世洛。

從這裡，或許可以看出，大城王朝初期，在朝廷的眼光裡，京都以外，他真河上的素攀第一重要，這裡是因陀拉差所屬的素攀王系的老巢；孟碧次之，又應該作何解釋呢？因為烏通王系原出自孟碧（訕卡武里），這個地方古代的中文名稱叫做上水，曾見於公元一三〇五年成書的《大德南海志》，泰文名字稱為貼那空，這個名字是陶盛本王所立。

在大城一地尚未興起之前，孟碧是湄南河流域至為要緊的地方。公元一三四年，烏通王在貼那空就位為王；公元一三四七年，烏通王棄貼那空，改建都於今大城儂松湖一地。公元一三五〇年成立大城王朝。

大城王朝初期，因陀拉差王時，封次子召義於此。後來，因陀拉差王併吞了素可泰，孟碧室拉差才失去其政治地位，淪為小城；才棄去北面古城，保留南面部分，而更名為孟訕武里。

這裡的文物有華富里、烏通和素可泰藝術的影響，但亦有其獨特之處，如越拍繳寺塔，越拍耶碧寺塔和大舍利寺洋挑式巴朗塔，越二兄弟寺巴朗塔的建築藝術，都是。更為重要的是，碧室拉差或訕武里是烏通藝術的源泉，是素攀王國（蘇門邦）和阿約他耶王國的文化藝術形式的源頭，其年代比大城建都的年代還要